

读后记

静水深流淘珠贝

——刘颖诗集《大海妮妮道来》读后

海鹰

人生行至中年，生命的大河不再湍流急险、虎啸龙吟，却多蕴开阔，静水深流里有多年的阅读、经历和感悟的累积，留在河床上的沙石都磨砺成了晶体，取出来便是泽润的珠贝。

“静水深流淘珠贝”，是我在阅读罢《大海妮妮道来》后对诗人刘颖的基本认知。近几年她的诗作密集产出，并最终在斑斓、温厚的作品集呈现，说明其正值诗歌写作的盛产期，仿佛六月的天气里，株株枝繁叶茂，树树次第开放。

刘颖的文字，有刚刚好的丰润度和湿度。既不苟简也不繁复，既不像许多走向完全哲思化、禅悟化的写作者，简而又简，以至于无，也不会迷失在词语的花丛中。仿佛静静流逝的岁月本身，从不故作讶异，从未激越万分。每一首诗都是一次“发现”，又似乎是一次微观的“和解”。

诸多篇目都有可圈可点的句子，诗人已不太容易被情绪带跑和阻断。整体上呈现了足够的亮度，仿佛是客厅里用作隔断的磨砂玻璃，一切依稀可见却并不真切、尖锐。如《你好，小糯米》里写到“小糯米，不要怕/你通向我的过程里，总有阳光的襁褓/总有奶香般的事物将我们抚慰/因此，我深深祝福你”，再如“生活这么美/我要让所有的好/配得上余生的荒谬”（《亲一亲天空》）。

从上世纪70年代走来的刘颖，随时起灭的所有爱都发乎于情，止于一个短句或者一小节的收束。如《临界》中“年轻的她正向眼睛里投放危险的爱情”，《你是情节开始之前》中“你在某个地方/是不能开始的情节/就很好”。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刘颖的小屋就是与诗歌相关的一切所搭建的。她对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有每个周末反复去看同一片景色的经历，也有用两小时注视一朵花的体悟。

她写物象的浮现和呈现，她写“消失”。如：“一个人走到中年/毋庸置疑/他开始更快地参与消失这件事”；“我的洁白只有米粒那么小/用来疏远辽阔”（《有所寄》）。

她的诗中，叶子无数次落下又退回到树上，这昭示着岁月悠远，走过了那么多的人生道路，看过那么多的树，可堪回忆的有无数场景，这时候叶子务必要退回枝头。如：“我们并排在高高的草叶上/还坐着一只唐朝回来的青鸟”（《夜曲，兼致严青青》）；“叶子落尽后，榆树独爱鸟窝/灰色事物容易相爱/爱得深的时候，所有麻雀衔来雪/叶子便从前世



返回”（《忽已晚》）。

诗人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完整的叙事，却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如：《钓鱼的人》“放生了的影子”，一件“下午的白衬衫”所经历的小动作和表情，既未离开实物，但又时时从物象中跳开，向高、向远、向深处打量与琢磨，释放出淡淡的诗意。

这种对于叙事的淡化使文字始终保持着轻盈、跳荡的少女感和隔拍落地的节奏。我想这也是诗人人到中年还能以新鲜的风气汨汨流出珠贝样诗句的原因之一。

倒置的语序、错搭、跳荡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娴熟而鲜明。如：“白云那么低，它们没有身世/走到眼睛里就停下/我不能不是湖水”——跳过了“我的眼睛像湖水，白云落在湖水上”的表述；“桃花已修炼成雾气/鸟鸣落进我的木头身体/我不能不长出叶子”——跳过了“我身体像木头，鸟鸣让我变成树，长出叶子”的表述。

似断而连，像笔断意连的书法。意蕴全在，尚有留白。

诗人用“小”“部分”这样的文字前后缀解构了中年困惑、令人费解的思考和宏大叙事，从而以举重若轻的姿势，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如：“我来过的这段人间，多么美/埋首，让自己/小一些，更小一些/像一颗甜甜的尘埃”（《允许自己更小些》）；“我还是悄悄爱着，漩涡般危险的一小部分/它藏在身体深处，等待我着陆”（《中年的比喻》）；“气象学的教育使他成为晴朗的一部分”（《微笑的水》）。

“一小部分”，是我的占比，远阔与近在，大半生与一瞬间，大与小，无边与有形，始终被对比关照。作为与刘颖同龄的诗友，读这样的诗行，常觉戚戚焉，心存莫名感激，她的表达是妥帖的，一切都刚刚好。

文学将与人类共存

——读《文学死了吗》与《推开文学家的门》

王永福

本世纪初，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悲观论调，认为文学行将灭亡。这种论调触动着人们的心弦，给不少人造成了困惑。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文学依然蓬勃发展，一路向前，拥有广泛的读者。

《文学死了吗》与《推开文学家的门》的出版发行，恰好回应了这一疑问，并鲜明地告诉读者：只要有人类存在，文学将长盛不衰。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文学的广阔天地，文学创作就会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因为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通过语言文字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艺术审美反映现实生活，与社会息息相关，命运与共。

—

《文学死了吗》一书的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希利斯·米勒。他认为，“文学所承载的是回忆、现实以及梦幻相互交织的世界。只要人类还有幻想，还会做梦，那么文学就不会死亡，纯文学也不能终结。”

《文学死了吗》一书针对“文学行将灭亡”的悲观论调，有的放矢，条分缕析进行分析。文章起点高远，理直气壮地为文学鼓与呼，鼓舞人心。

作者在书中生动地告诉读者：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创造性反映，是依据真实存在的现实生活，想象出一个虚拟的世界，是一个无法考证、永远揭不开秘密的超然世界。亦即，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人们的意识形态。从这一角度讲，文学是创造、是发明，艺术世界是客观世界的提升、补充和塑造。与此相对照，新闻则是对客观世界的发现和揭示，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客观真实世界。这也就是艺术真实与新闻真实的质的区别。

归根结底，文学是世俗的梦境，无法实地考察，具有陌生性和独创性、特异性、不可替代性。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文学将与新闻一样，一直存在且必将长盛不衰。

二

笔者案头摆着的另一本正在拜读的著作，是中国台湾青年女作家成寒的专著《推开文学家的门》，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图文并茂，引人入胜。著名散文家余秋雨为之撰写序言并称：“与其他名人住宅比较，文学家的住宅往往更能

吸引人们的兴趣，因为文学家是独特的，他们非同寻常的个性，常常会表现在住宅的选择、造型和布置上。因此，他们的住宅，也成了一种很有兴味的智者生态展示……”

成寒在自序中称，“带着一个笔记本、一台相机，一个人就这样来到创作的现场，推开一扇扇文学家的门，集作家与记者于一身”。她在序言中称该书是“我的青春笔记”，别具一格的《推开文学家的门》一书，引导广大读者深入现场“漫游全世界作家的屋子”。推开一扇扇作家的屋门，我先后目睹了“船屋诗情——迪伦·托马斯故居、洁净明亮的海明威故居、伍尔夫的房间《僧侣屋》，以及‘丑小鸭变天鹅’的安徒生故居……”该书让读者目睹世界著名作家的生活环境，漫游全世界作家的屋子，领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加深读者对每位名作家创作环境的见识，获取别样的文学美感。

成寒首先引领我们见到了孤岛岁月中的中国作家张爱玲在上海滩的故居——上海康定路八十七号老宅。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在这里出生并长大，这里成为她独特的观察生活和了解世界的门户和窗口。在爱丁顿公寓（又称常德公寓），她完成了《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并与胡兰成秘密结婚。张爱玲是那个悲怆荒凉时代的独行客，她身在热闹地，却在阴冷处冷眼旁观世界，用文字记录那个时代的上海，成为最能代表老上海的中国作家之一。她用鲜活的文字，记录表达上个世纪大上海的海派文化、女性、城市以及东方与西方的社会环境，塑造了特立独行的典型人物。

十里洋场，作家云集，但书作者首先推开张爱玲的门，既是书作者的个性所致，更见出她的文学审美观，为张爱玲作了注脚。

接下来，成寒依次走进了外国作家海明威、惠特曼、伍尔夫、安徒生、马克·吐温、卡夫卡的故居。此外，还去了林语堂故居、阿Q的创造者——鲁迅纪念馆。

引领读者去领略世界文学名著的诞生环境和生活基地，加深对世界文学名著产生的客观环境的了解，增进对名著的生活感受。正所谓走遍世界，看尽人生，恐怕是世上所有作家文人都有的心愿。成寒的足迹遍及世界，引领读者深入领会世界经典作品的创作环境，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功莫大焉，值得为之点赞。